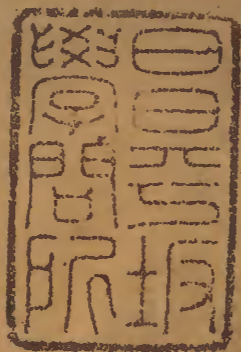


五子懼承錄

十一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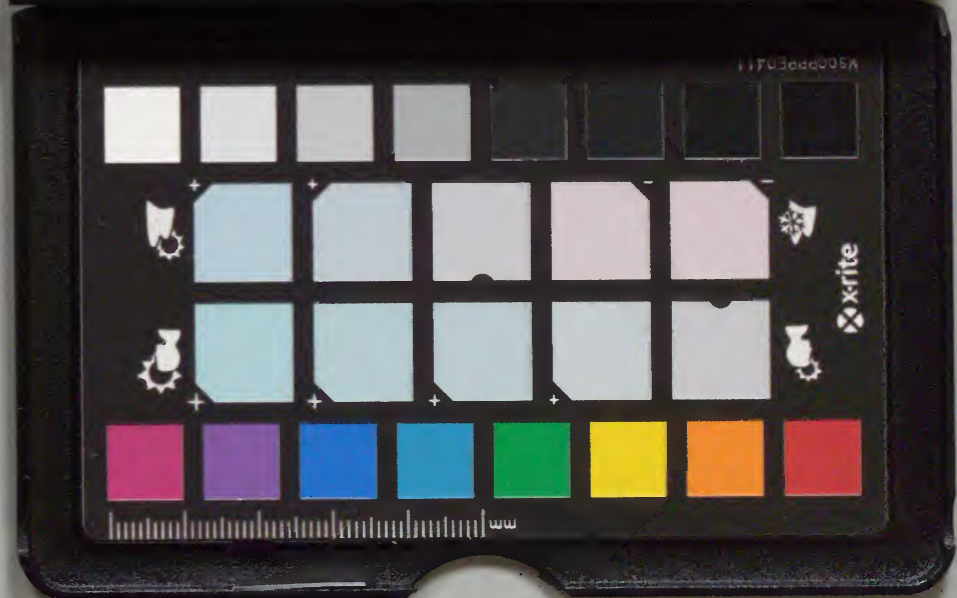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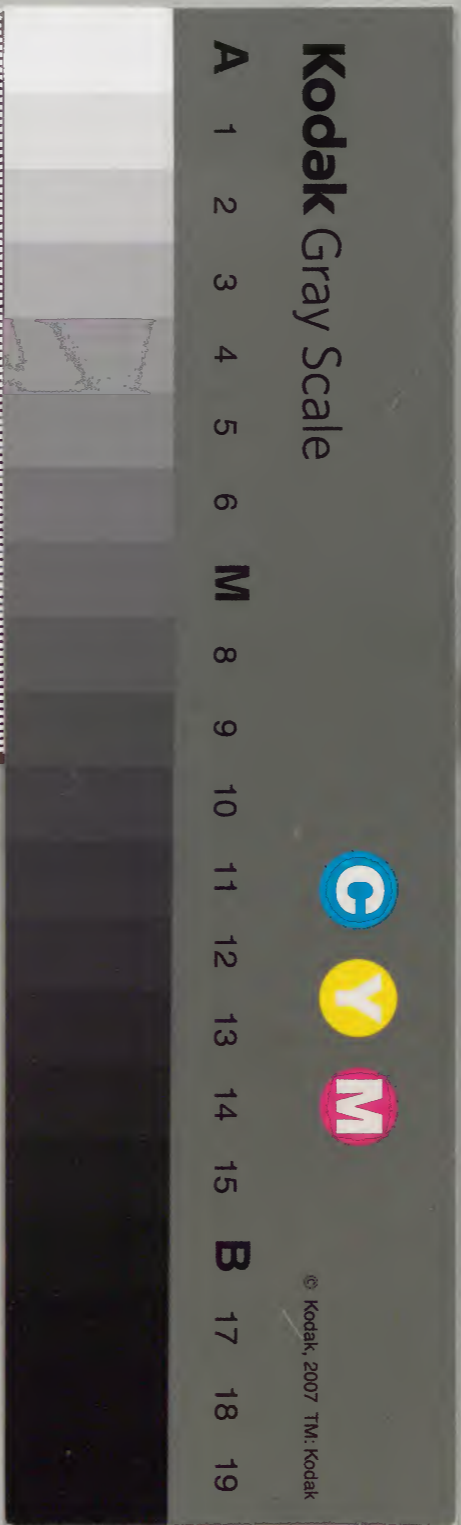
四



			九四七五	漢書門
		七一五		
五八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	九		漢
八	四		書
冊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5
冊數	5 (4)
函號	298 280



五子懼承錄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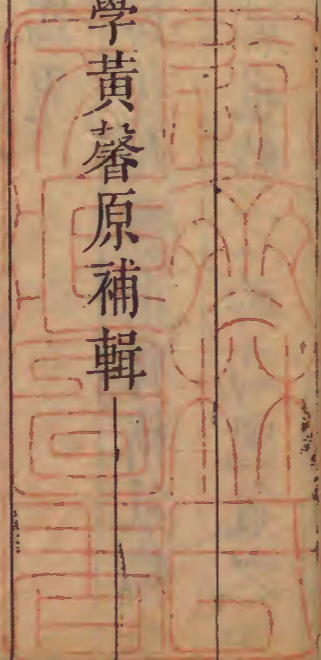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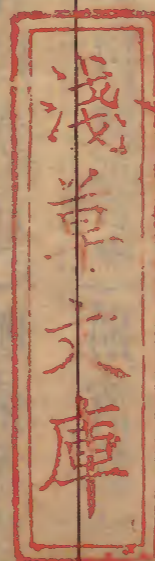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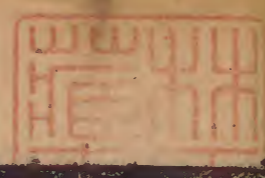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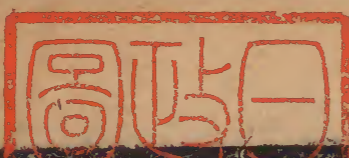
古吳後學黃馨原補輯

朱子

語錄三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嘗相接纔動必應也

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迹乃造化之可見者如當春發生時草木條爾敷榮以至鳥鳴獸號皆是



懼承錄

卷十一

一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言屈伸之氣寒暑晝
夜榮枯往復自然能流轉活動天地間無物無陰
陽則無物無鬼神人與天地共此陰陽故其氣嘗
相接
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
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
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

道家以精氣神爲三寶其實人體止有精氣精氣
之用便爲神非別有一神也精之神爲魄氣之神
爲魂

人之壽命係乎初生所稟之氣氣盡則死先儒多
謂保之亦可延養生家言亦有不盡非處

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
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旣
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
者終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
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
必無是理

初死魂升如燃薪之煙初時鬱然到得隨風四散
烟氣全無矣若謂鬼復爲人將旣散之煙又復結
爲薪耶至于人死托生之說朱子亦嘗言之謂魂
氣偶然聚得又怎生湊著那生氣便托生然亦非
常有也

問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
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升騰底氣象悽愴是能
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

昭明言人死其魂尚是昭明未幽暗也焄蒿温温
之氣也悽愴蕭然之氣也宜俱從死者言

魂升魄降魂則上升而散魄則沉淪入地可掘而
得猶星隕爲石虎死日光墜地化爲白石人血入
地爲燐之意然亦必是強死者有之

問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
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
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如此

祭祀時盡其誠敬聚自己之精神方能聚祖考之

精神齋戒固不必說其奠酒進饌時想其音容笑語列坐如生祖考精神那得不聚今人鹵莽將些酒殺陳設楮帛焚化有何干涉末俗祭先更有可怪者歸震川云平時呼召朋友或費千錢而四時薦祀輒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爲薦新之品者可爲三歎此類雖有子孫幾以不祀

謝上蔡謂鬼神要有便有要無便無謂鬼神精妙處全在人心耳卽如人之祭祀其祖考此鬼神之至親切而可據者然若誠意不至不過牲幣祝號周旋一番所謂雖有如無而沉埋齟齬之祭于我本非一氣之屬然往往軒豁呈露有所禱焉受命如響此無他只是其心之有無爲之耳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愚謂且勿論精神先要分位抵當得他過故曰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

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曰魂者氣之神魄者精之神魄靜常爲主魂動常爲用魄職受納魂職經營人老或魄先衰或魂先衰耳昏重聽多忘是魄先衰不耐煩營筭是魂先衰

先聖先賢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後世有個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

上蔡謝氏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靈致死之故其鬼不靈朱子解可者是合當祭底如祖宗父母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是不當祭之邪神野鬼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愚謂不將死人看待祖先祖先自然來格不將生人看待邪神野鬼邪神野鬼自然銷滅朱子謂你心不嚮他便無了

老子謂有道之世其鬼不神王者以道涖天下其

鬼自不作怪愚謂有道之家其鬼不入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斷無邪妄鬼神到
家求食凡求食鬼神皆是自家邪氣感召來

邵子曰人之畏鬼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
益畏之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蓋善者陽也惡
者陰也鬼益畏之者人本陽而積善則陽愈多也
鬼弗畏之者因陽變爲陰而與鬼同類也故善人
有神祐惡人有鬼禍

整菴曰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莫非正也其或有不
正者如淫昏之鬼與夫妖孽之類亦未始非二氣
所爲但陽氣盛則陽爲主陰爲輔而爲正直之鬼
神陰氣盛則陰爲主微陽反爲之役而爲不正之
妖孽妖孽雖是辰氣無陽亦不能成凡妖孽之興
皆由政教不明陽日消而莫之扶陰日長而莫之
抑此感彼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然則消異致祥
其道亦豈遠乎哉

京山曰孤陰不成自無向有必資形氣鬼不附人
不靈祖 如在卽子孫之精神爲之也魍魎爲崇

卽病人之厲氣爲之也非離人有鬼也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個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個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筭出樹是甚時生在甚時死

術數之學只是得些子先幾靜則幾兆未形便筭不得且數學亦只筭得一時一事不及久遠古之神于筮者魏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舍筮而歎曰當今大運從甲申至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有藩臣柄政臣主俱屠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舊者先亾辛丑會有恭儉之主起并六合必在西北巳酉之歲江東其危乎晚有桀紂之主出焉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煬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又如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敬仲知其後必將代齊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惠懷之亂皆有神明

之契術數雖奇必不及聖人制用之法也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個自是他曉那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個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河圖洛書聖人則之始有其畫于是仰觀俯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作八卦言八卦之理乃備也本屬一串夫子偶分言之耳許多子曰者必是弟子繕寫時誤添卽如哀公章皆夫子之言而中間忽又一子曰非繕寫者誤添乎不足疑也薛文清公曰尚書言德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數言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易之初只有卦畫而已然則文周聖人闡易而不知其原于書也

伏羲畫卦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共爲二篇曰
正經孔子於其後翼以十篇曰上彖傳下象傳大
彖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
共十篇是爲十翼經自經翼自翼孔子不敢同於
前聖也自梁丘賀分彖傳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
成又移文言傳於乾坤二卦之中王弼又移大象
傳於各爻之後經三紊亂旣亂正經又失十翼非
復易之舊矣蓋秦火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
散在人間所存無幾至漢宣帝時河上女子得易
全書於冢中上之內說卦中下二傳汗壞不可復
識十翼遂亾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歐陽永
叔當因是二篇而啓其疑也古文皆書之木版竹
簡故漢時冢中尚有存者若今世以紙書之豈止
二篇之壞乎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延平先生曰
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
有下落方可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

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竦然始知當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去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言理與數之合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數有數之下落理有理之下落也各有下落而後可以知一源無間也

易道微矣哉

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費些精神理會易詩然論其得力未若論孟之多也

朱子執意易爲卜筮之書故曰非急務也然夫子明明道是察於民之故愚謂易者精之爲繼善成性之原粗之仍通於日用飲食之事細細體認未嘗不與論孟同得力也時有豪貴不戒盈滿愚謂所知曰何不讀謙卦乎人道惡盈鬼神禍盈必不能久已而果然且持盈不止謙卦也乾上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亾知得而不知喪故懼亢陽之悔明乎此而陰陽消長卦卦皆可持盈而謂非學者之急務乎此愚就一事而言也

莊渠曰易是合天人之學朱子以爲爲卜筮作固

非程傳都從踐履上說亦好然只是明易非體易也愚謂體易不在明易外

書言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斯人惟其維皇之極言人能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君當因其自名而予之福則是人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此較之蔡傳更爲明切凡人自言予好德其好不好未可知也錫之以福而人思勉於爲善矣如以自言而疑之則人并非好德之言不可得矣此聖人誘掖獎勸之心也

福極者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此位育之功也聖人在上一天之在上而已

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者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詩小序者序所以作者之意朱子一切刪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可謂卓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

借使亾焉其人已往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意也毛鄭泥於小序固多不合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指爲淫奔楊文愨公守陳又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如風雨鷄鳴丘中有麻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芻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亦未爲不可從也然後人又謂先王採風未嘗存貞而去淫所以著民風也鄭衛之俗淫則民自寫其習俗正不必曲爲之說若孔子刪詩必存貞去淫則其作春秋亦第揚善隱惡矣姜氏如齊野合尤本國之醜何爲炳然書之於策耶朱子去小序必有所見是二說者俱存之以備參攷然傳舊者事多真而久或訛失者什嘗一二臆斷者理雖精而事則疑得者什嘗一二善學者總不可執此而廢彼也

晚村曰朱子何以不信詩序曰傳聞可因也附會假托不可不辨也記載相合可信也穿鑿牽合攷之經傳皆無據而難通不可不辨也詩序本衛敬仲雜撰而托之先賢核其說與詩多不合故當正其妄耳朱子立說必本先儒卽辨序亦以後漢儒林傳爲據未嘗臆度懸斷也

莊渠謂詩不可以美刺言猶春秋不可以褒貶論直與聖言相侔是儒者立論過高之病

朱子集傳葩經較集註四書更詳真良工辛苦後人不必別求新解而吾里王莊溪有國風正訛一編讀之可爲解頤關雎章云爾雅雎鳩王鳩凡物之大稱王雎鳩爲鷺鳥之大者其性嚴有度雌雄交必上翔集則異處淮南子曰鷺鳥不並棲是也河黃河也周都豐鎬黃河遶其西洲卽古州字豐鎬故都絕無洲渚風人卽其地之所見故曰在河之洲然則河洲非水濱雎鳩非水鳥亦明矣風人取以爲興者全取雌雄不相狎暱若集註所云則似鴛鴦之屬矣窈窕深遠貌其字從宀從幼從兆

惟齊錄 卷十一 三
兆衆也幼小也穴小則難見穴衆則莫測難見而
莫測謂淑女深自閉藏而人不得測其動靜此以
睢鳩之不狎暱與文王后妃之嚴肅也參差章荇
菜生水中色黃在水潔清且有中德故以爲比流
謂荇菜順水而流隨流左右淡然無攀援歆羨之
意隨流左右正應上參差字以比后妃之自重不
慕富貴也故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云云采之采
而得之也琴瑟喻其和友者雖和而不狎暱也芼
之說文云草覆冒也以比后妃不嫉妒而覆冒其
衆妾闔門之內無嫉妒之行和氣藹然而生故曰
鐘鼓樂之琴瑟不過喻夫婦之和言鐘鼓則一宮
之中相慶而樂也集註旣曰順水之流而取之何
又曰不得也婦人之行最難是不如不如者自然
貞靜周家則百斯男之慶全兆於此故詩人美之
死麇章說文麇麇也鹿之大者鹿善淫每出遊必
有數十牝鹿隨之國語云諸侯麇至是也詩曰死
麇則不復就淫可知矣白茅物之潔者包束縛之
也以喻國人束於禮教男女各安其室而無淫奔

之事也女子當春有懷亦人情乎吉士誘之不可誘也此急口語詩中此等句法甚多樸樾小材也以喻民多樸茂無遊惰也純緣也緣而束之謹之至也如玉美其德非美其色古者以玉比君子女子之不可誘至此益明矣舒寬也不可迫近之意脫落也落落難親之貌內言不出外言不入雖欲親就之終不可得而親就也無者絕無之意不可得而一見又安敢有動我之悅者不但不敢動我之悅并不敢過我之室而驚我之犬至此愈見謹嚴而不可犯矣先儒有疑其爲鄭衛之詩誤廁于此者又謂教之姑徐徐而來便爲貞女者皆非也莊溪究心六書作若干卷可謂精研義理雖書中不無鑿處然往往有功六經卽此一斑而全豹可知矣

詩尊毛鄭尚矣而歐陽公謂多不合嘗爲論以辨之而斷以已見鄭夾漈亦指其非至朱子兼總羣書彙集諸傳而四始六義始有定論固知刪訂時費却幾許攷証使小序果出于子夏敢悍然一筆

抹去哉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卽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六經皆是維植人倫之書雖不言人倫處無非盡倫之事細會相見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也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

舊史文若謂添一個字減一個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弒天王之不能罪惡自著何待於去春秋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之作夫子明明曰竊取其義曰義曰竊取豈

但據舊史文耶彼謂專以日月爲褒貶又以某事
譏某人之類深文固失之鑿而以爲據事書之全
無寓意亦未必然也

左氏見識甚早如言趙盾弑君事却云孔子聞之曰
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
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
解免耶

整菴曰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
其詳則具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方見得是非
之公所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旣亾逸
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
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

又曰春秋事迹莫詳于左傳左氏于聖人筆削意
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跡爲據
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且如
楚世子商臣之惡向非左傳載之之詳何由知其
惡之所自旣不知其惡之所自則聖人垂戒之意
荒矣蓋凡纂弑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

君父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綱常正而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于萬世也或謂春秋凡書弑君弑卽是罪何必更求其詳果如其言則不過發讀者一長歎而已于世道竟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爲哉

弑逆不赦之大惡也然必有事迹可稽則知臣子弑逆之實并知君父所以致弑逆之出而後可以垂鑒萬世故當時國史雖亾而三傳猶存稍得引以爲據然趙盾弑君宜不僅于不討賊許止弑父宜不僅于不嘗藥引傳爲據而亦有不盡于傳者讀春秋者不可不存歐公之識也

如公羊傳齊襄公滅紀一事謂遠祖齊哀公享於周紀侯譖之故襄公復九世之讐按齊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無道安能上念九世之讐其滅紀也直利其土地耳且春秋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于冊何讐之可復耶公羊倡爲邪說惑亂

後世漢武詔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
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
四出頻年用兵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天下騷
動皆公羊一言啓之也唐子西云註本艸誤其禍
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信哉然則三傳之
誣鑿賴後儒之明辨者亟矣

張時徹曰胡傳爲宋高作也故其義一以尊君卑
臣內夏外彝復讐雪耻爲主如于唐之盟乾時之
戰獻舞嬰兒之歸反覆深致意焉其有不能合者

亦強通之雖非聖人本意而亦不悖于聖人朱子
所謂以義理爲穿鑿而非以字句爲穿鑿者也

周禮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不當學只爲學有先
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
事而今且把來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至劉歆始著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林孝
存以爲瀆亂不經之說蘇頲濱有三不可信之評
胡五峰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况一壞於王莽再壞
于蘇綽三壞于王安石而周禮真本所存無幾矣

然曾見魏莊渠先生沿革傳條分縷析實有苦心
又聞舒國裳先生詳加訂正有五官序辯六官圖
釋及剔僞等書周禮經二先生之手可謂廬山面
目盡現自朱子言之真是學者後一截事不但與
身心無涉卽施之天下亦未必無扞格處

胡五峰謂周禮非周公致太平之書如天官冢宰却
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
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平之本豈可
以後世之弊而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

可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
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禘
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

天官冢宰而管宮闈之事古人定有深意天子立
后一娶十有二女三夫人與九嬪也而記所稱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蓋以宮中服役非他婦
人可至乃采民間女以克後宮亦得進御于王而
王未必盡御也然攷御敘之法朔後從微向著卑
者在先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

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
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從著至微尊者在先卑
者在後若是則王元氣幾何乃能每夕御女說者
謂陽以博施爲德陰專則妒先王寬舉大數立法
非實數也且御不御在王耳愚謂惟此一事不能
爲人主立防當麗色盈前惟所恣肆云御不御
在王而人主冲齡壯歲焉有見可欲而不動者雖
當祭祀遇災變發命令臨羣臣例有齋戒當遠帷
箔苟當戒而不戒誰得而禁諸今立法而使冢宰

得以關通則燕寢之私一一領以天官之屬而冢
宰知之當以天道祖法相繩其亦不至於踰則歟
王之燕寢凡進御者得至之尚書大傳后夫人將
侍君至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
後入御於君鷄鳴太史奏之夫人鳴佩玉告去衆
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古人
立法于此使天官不管誰得過而問乎

五經惟禮極爲頤亂嘗欲以儀禮爲本經以禮記爲
疏義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則附以婚義士

相見禮則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則附以鄉飲酒
義鄉射禮則附以鄉射義燕禮則附以燕義聘禮則
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則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則
附以朝事其餘有不可附者姑循舊而釋之庶爲不
失古義

儀禮爲本禮記爲附可謂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
但器數古今異名昔韓子苦其難讀愚亦以爲然
也使朱子當年析其疑晦以今文注之庶可習耳
漢時博士猶難置對况後儒乎

戴記爲禮疏義大小戴不爲無功然篇多雜亂况
月令出于呂不韋王制出于漢博士緇衣出于公
孫尼尤不免踏駁不純之病
蘇老泉作諸經論其尤狂悖舛錯者莫如禮論視
君臣父子兄弟皆漠然無情之物凡先王所制爲
繁重委曲之數皆有妙用存乎其間宜歐陽公目
爲荀卿之文也意含譏諷而老泉方自得意以詡
於人甚矣文人膏肓之疾重文辭而輕義理也
孝經一書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于孔子者後廣至

德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其文多不全

孔子行在孝經是爲得力之書旣經曾子傳習宐無散軼而使後人得以僞爲也然朱子謂庶人章後皆不可信惜未得其攷孝經說而讀之也史記三代表是其疎謬處以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繆矣乎

史以傳信遷之對壺遂亦言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作也而世系之舛謬若此又按史記李牧傳曰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寵臣郭開金爲反問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信如斯言則牧爲判臣矣然遷作史記據國策者也國策敘牧死時過關甚恭及置办柱間就以自裁無慮百餘言皆忠臣之節並無不受命語不

知遷何據而言之商周之世系易攷終身之臣節
難誣宜其來後人疎略之譏乎

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
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作春秋存陳之意

通鑑以魏爲主以蜀爲寇朱子因此起意修綱目
一書誠有功萬世

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
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至
始皇并天下方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康以

後方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
宋至太宗并太原方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
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通君臣皆不得正統故
綱目有無統之說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
把一個書帝書崩餘皆書主書殂旣不是他臣子又
不是他史官只如有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
態此等處只合書甲子而附註年號於其下如魏黃
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是又曰漢
之後當以蜀漢繼之晉之後當以東晉繼之以蜀漢

東晉是正統之餘也

如此於義始安通鑑不得綱目其猶日月星辰之在雲霧乎

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如此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綱目一書昔人亦有譏其疎脫者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而景帝四年日食書于夏秋之後唐肅宗脫二年之事武德以迄天祐其間甲子多虛綱之不

五子懼承錄卷十二

古吳後學黃馨原補輯

釋氏之學

張子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平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以語到實際則以生人爲幻妄有爲爲贅疣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

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至明故天人合一

張子之闢浮屠也止謂其受生循環世界蔭濁爲妄不察人倫不明庶物爲偏且謂彼原有實際能語不能解爲誠而不明而第舉晝夜陰陽易中性命之理以砭其背繆愚謂不足以勝之也闢其妄且偏必直刺其偏妄之扁窮徹底蘊而俾之無遁情朱子所謂得其真賊乃可不必急以聖學正之若曰彼云云妄也偏也我聖學云云真實也中正也是反予之以角立之勢也而烏乎闢之

明道程子曰釋氏怖人以學道其立心不正

釋氏怖人以學道學釋氏之道也學道所以利己也故曰立心不正

伊川程子曰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個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是底是道理不是底便不是道理豈有我曉得這

個是道理而又待印證於他人者孔孟仁義斷不因他人立異而遽改其說元來佛家亦自信不真也達摩之教直指人心不假言詮非如道士符籙有秘訣可授如何要夜裏傳法况訂以三更如期法便可得不如期卽不可傳邪說詭妄至此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綴奸打訛處言免生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與言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

盡人皆怖死佛氏以免生死誘之皈依佛教者問誰曾免得愚嘗謂佛之無生怖死也道之長生怖死也惟儒者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何等自在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家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旣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釋氏果然出世從何處布施求活只此便不能免死矣卽出家二字亦難言人生日用所需如屋宇器皿衣服飲食何曾少得一件出父母之家仍入僧家祇可謂之換家不可謂之出家

昌黎闢佛先儒謂其但闢得粗迹愚謂闢佛亦只須闢其粗迹絕人倫悖聖教逃王化便是罪案若取其精者而闢之則其徒儘多深機利口變幻百端不堪窮究况釋氏務以大話謾人毫無證據可勝辯折耶

朱子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議論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議論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少受用處人又都此

朱子捉釋氏正賊尤有証據西域未嘗有韻書而

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皆押韻豈非後人假作華人聰明甘爲彼用何以故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學以爲可以直超頓悟而其粗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足衣食之事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

齋戒卽律師也義學卽講師也直趨徑悟卽禪師也齋戒義學不及禪之高妙駸駸乎竊取吾儒上一截去所謂彌近似而大亂真也

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如舊屋破倒卽自跳入新屋故黃蘗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其無情義滅絕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聖人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

惺承錄
卷十二
分毫私見

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認爲已有是以天理大本爲已私也故看得死亦不失謝上蔡謂佛大槩是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私卽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爲自己發此心願且看那一個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明道謂釋氏直是怖死上蔡之說本此

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他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

僧家行解全不相應秀才家文行全不相應彼此反唇而譏秀才當媿死

問人生只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

則生人立君何用前輩所謂除浮屠祠廟人便向善
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好人
便是善

愚人爲惡不畏國法止畏神譴作慝時未嘗不在
暗裏顧慮則地獄之說雖極粗淺無稽似亦惟此
可採然極可笑者謂福自我佛造罪自我佛滅只
消看經禮懺地獄俱化爲蓮花于是愚人爲惡有
所恃而不恐則闢老雖有地獄而其權仍操於釋
子矣此佛法入中國而人愈爲惡之根也

法華經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劫更無近底
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
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缺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
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

恒河沙數不計其數也幾萬幾千幾劫不計其劫
也較之康節元會運世之年月日辰各十二萬九
千六百更莫紀極不識幾經混沌于其間矣大話
欺人有何証據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

亦取謝氏常惺惺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他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家所見只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人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者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語

一般惺惺兩樣作用猶踐履一也朱子之踐履是行陸子之踐履仍是知謂踐履他精神之說也人要學禪分明去學禪一棒一喝便了何乃以聖賢之言攙入說都不成個物事道理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無足

明嘉靖間玉龍谿具無礙辨才拈來便是實勝陽明令其薙髮登座居然一善知識而乃援儒入墨以假亂真後之閑道闢邪者陽明之下首屈一指惜哉龍谿爲名乎爲實乎

胡敬齋先生曰釋氏見道如漢武帝見李夫人只懸空見一個假物便爲識心見性

居業錄下同

居業錄之闢佛至矣此條謂所見是假終是未曾拏着禁處釋氏所見是誤耳并不得謂之假也

吾儒之一於理而不爲私欲所雜佛老之一於虛而不爲事物思慮所牽

事物思慮審其爲是理不是私豈能一切掃除此後儒謂心不可泊一事又善亦能害心之說所自來也

禪家默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此心自能靈通便以爲有得

空寂之久自能靈通者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

聖賢養得一個道理釋老只養得一個精神聖賢養得一身之正氣釋老養得一身之私氣

今世學釋老者誰人解養精神但養得私氣耳故學釋老者卽釋老之罪人也

羅整菴先生曰梁武帝問達磨朕卽位以來造寺寫

懼承錄 卷十一
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雖吾儒正色昌言置若罔聞彼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

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宋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無所不至其不肯失言明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佛氏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而土木之佛其何能爲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

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附知記下同

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
在性地上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
入魔軍類又答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
悟澈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
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
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况一念相應
邪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
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

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
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都不曾見個
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
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輪迴決無
此理萬一有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于此則
又何以窮理爲哉

此二條乃闢佛氏之粗迹耳其引楞伽之辨大慧
之語皆從幾微影响中反覆推究如爲幻爲空不
生不滅無真非妄無妄非真等意精加嚴覆真是

涇渭同流淄澠異味良由先生從禪學解悟過來
從聖學中研磨數十年實實有得故能為此言
他人畢竟是門外漢不出矮人觀場見耳

莞東陳先生曰佛學變而為禪學浮屠釋迦以來止
謂之佛自達磨入中國而禪學乃興其教以三藏皆
筌蹄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而已
學部通辨

下同

傳燈錄僧神秀

達磨第五
傳稱五祖

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

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慧能

六祖

偈云菩提

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
以此傳法與慧能慧能說得高妙如此烏得不陷溺
高明

朱子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
問緩絃如何曰不鳴矣急絃如何曰聲絕矣緩急
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遣
道可得矣西山真氏云遺教經以端心正念為首
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
牧羊如馭馬不使縱逸去嗔止妄息欲寡求然後

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如是則猶成一家話君子亦可無惡于其說也自達磨以空寂立異祖其說者愈趨高妙吾儒亦從而糟粕六經豈非儒佛皆壞于禪歟

宗杲教張子韶

九成

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說禪理

惑士大夫平日只教人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此是儒釋夾雜之始

按禪學興于達磨盛于慧能極于宗杲其傳心之要則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
會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杲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粗迹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自達磨一闢禪宗後來歸其教者務以脫略高妙相勝其所得愚不審如何大抵皆聰明桀黠人也近今禪學到處稱臨濟一派凡住名山號大和尚者無不蹈襲前人窠臼逼拶幾句無味話頭其徒集爲語錄到上堂時大家葫蘆提人或得其一棒受其一喝者遂侈然自以爲悟與優俳登場無異

井所謂聰明桀黠伎倆無有也則近世之求如宗
杲者蓋亦絕矣

又聞昔年禪子無不口辨捷給機鋒銛利其所以
捷給者妙在言語不對針問者自說問底話答者
自說答底話鶻突隴侗不解其意云何此最爲躲
遁妙法士大夫方以爲禪機圓妙而和尚則自爲
得計而竊笑此輩之愚矣

或曰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
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
也不解卽心是佛真如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
外之學相似也赤肉蒲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與吾儒
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
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莫匪
真如總總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鳶飛魚躍相似也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
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
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
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

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櫞而
養槭棘相似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與吾儒切
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
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
之

明道曰句句同事事同然而不同伊川曰恁地同
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嗚呼天下無兩
程先生那得有如此眼光

草木子曰自釋迦拈青蓮花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
機直至達磨說出能作用卽是佛性自此禪宗皆祖
此又曰禪宗一達此旨以爲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
義理

佛氏說性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談論在鼻
爲嗅香在手爲執捉在足爲運奔這便是神通妙
用更不問道理朱子謂之有物無則目雖覩必須
明耳雖聽必須聰口鼻手足之類必須動之以禮
方是有物有則若無則便歸縱肆然在今日禪學
說性又不足是語矣

宗杲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踢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照不得雖着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于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

分明道個空字教人不要染着識情說來却恁驚天動地所謂作弄精魂以此也當時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今從其教者滿口說空說幻而自己識情却與俗人無異何以爲釋迦弟子

宗杲云心之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此爲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謂

禪家有庭前柏樹子竹篋子麻三觔乾屎橛教人參悟朱子謂此呆守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人麻了心思量這一路端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一友寓京師學佛云果有此然亦不見其長進也

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聞言知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日心之良

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之言心不同如此不知者以爲皆心學也嗚呼惑矣

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卽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能視吾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者也

以義理爲主則凡有爲有欲若有物焉以範圍之以知覺爲主則知覺所至何所不爲何所不欲雖下愚不肖所深恥而不屑者亦將從事焉曰吾知覺之所至也其流弊可勝道哉

韓退之雖闢佛晚年乃爲大顛所動傾心信向周元公云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留衣何與原道之

言背馳耶雖然退之一李習之也原道闢佛亦只是闢其粗迹耳柳子厚云退之病余嗜浮圖言罪余不斥浮圖余謂浮圖之言往往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病者其迹也雖余亦不樂也愚謂文學如二三子一代宗江然皆只知病佛粗迹而不免爲其微言所動他尚可望

自唐有天下二百餘年黜佛者僅一見于傅奕他未之聞也而退之于狂瀾旣倒之中能屹然不與之波靡佛骨一迎舉國若狂退之奮不顧身請投水火言危論激斯豈有禍福之見置諸胸中耶潮陽與大顛往來是坎珂中尋一消遣法豈真爲其所動其謂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正是距之之微言天下卽無氣骨人纔爲闢佛得罪斷無卽時佞佛之理况韓公耶後楊用修引黃東發蘇子瞻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俱辨韓公與大顛書之僞愚謂就使有之正見袒裼裸裎不浼之意不必置辨也

昔人謂西晉亂亾之禍起于夕陽亭荀勗教賈克之

一語愚謂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起于宗杲教張
 子韶之一語宗杲謂張日左右既得欄柄入手開導之際常用儒書改頭換面隨宜說法
 然荀勗一語止禍一代宗杲一語遺禍無窮上而干
 古聖賢學術為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為所惑
 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嗚呼酷哉
 有宋一代禪學盛行然汴宋以前蘇子由諸人明以
 儒佛為異南渡以後張子韶輩始以儒佛為同其好
 佛也直陽儒而陰佛其好佛也謫此世道升降之幾
 所關非細故也

蘇子由謂後世因老子之言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
 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呂汲公謂學者苦聖人之微
 而珍佛老之易入二說同意崇正辨曰聖人之道不
 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士大夫樂于無稽超勝
 之說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
 凡世間聰明子弟最怕辛苦使有人謂之曰由彼
 一路作聖則勞由此一路作聖則逸未有不由其
 逸者矣孔子下學上達佛氏一超直入學者苟無
 卓識定力亦何為而不從一超直入者哉又何疑

于蘇呂諸人也然一超直入之說畢竟誑人愚人
之術聰明者一涉其說而卽爲其所愚試問一超
直入者何境好煞不過是昭昭靈靈如象山門人
輩見一鏡象耳泰山之高豈有不用兩足而一飛
造其巔者哉故極聰明人一涉其說無有不愚者
也

愚嘗聞禪各有宗慧能與神秀同受弘忍能
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于能道一
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于知解其不同此而今

則漸宗與復于知解者旣絕惟頓宗及言密契心
印者盛行矣禪家又惡勞好逸如此

呂晚村先生曰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
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
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
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意思熟落則
舉善念便是惡善根纔絕也於是聰明人卽從此中
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
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

修矣若不答南宮适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須守着行法俟命之意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

四書語錄下同

釋氏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整菴謂其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曾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下面都無用故必知性知天則見得極處方是能盡其心若楊簡之言下忽省此

心詹阜民之下樓忽覺澄澈王守仁之龍場恍若有悟皆止見得釋氏之妙圓空寂而非聖賢之所謂心亦只到得他覺字悟字而非聖賢之所謂知與盡也釋氏言心言性亦言命愚且請教釋子心是何物性是何物命是何物歷歷爲我言之使人人共知共信然後與之辨異同別是非若不脫妙明圓淨淨智妙圓等語說來說去只一空寂二字朱子謂禪學將義理滅盡何處與之辨異同別是非

或問禪學心性如何曰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

切于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虛無中妙明圓淨者而言總是要打破事理與其所謂心仍是一樣非吾之所謂性也後來陽儒陰釋者所稱主靜良知知本慎獨等語皆名是而實非同是此術人只見得一個心字於性天源流毫不親切此從釋氏得宗本心而不本天故看天字便作諸天帝釋觀於聖賢所說性天無與看存養粗則在名利之關精則如如不動而已其看事天則慈悲普度作用神通持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打破這一副家當更有何聖賢道理哉

釋氏初認知覺運動爲性後來自見其粗又謂妙明圓淨爲性總不脫知覺二字何曾識得性性乃天道賦畀人物之源頭豈此心妙明圓淨之謂乎黃梅云憑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卽禪學也後來良知之學只是一個卽心卽聖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傑吾謂果是豪傑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初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知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傑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皆世之不聰明人惟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討個下落進一步更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困苦也朱子師劉屏山時尚學禪後見李延平謂之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面前事却理會不下自是遂師延平理會得面前事便是討得個下落

也釋氏直是無下落

從來異氏有箝椎棒喝之法勸誘籠絡之術而吾儒無有所以智愚強弱之民盡爲彼所收而反以儒爲澹泊也然爲所箝椎棒喝勸誘籠絡之民而使其一有悔心則未有不反而以吾之澹泊爲有味者蓋人之本心未嘗泯滅而先王之法又皆待以至誠故惟在受之者有其人耳特疑孟子方患天下之不能距楊墨故大聲疾呼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奈何又曰歸斯受之乎此正如捕盜之尉方其追掩之

時諄諄戒諭勿令殘殺便要打算所以受降編置之
法耳

聖門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
人猜著猜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法聖人之道做到
老學到老七十從心若活到八九十又須有個進候
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或曰然則生知非歟曰生知
者知得不喫苦如所謂聞一知十非謂定不須學也
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
默識心通自不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
地用功何曾一聽便了悟哉

如此看生知絕好今有人一問便知一見便會皆
生知人也以此學道入聖最易惜此種人偏會走
邪路弄虛頭翻被聰明悞也

述錢吉士曰佛氏專言心七處之徵非有心以徵物
觸處皆心也大率道德之言趨最上一乘非不高妙
然豈能至于高妙乎故學吾儒者多君子而學佛者
不皆佛此孔子把柄自治治人處也徐闡公曰觀于
佛氏之言既不執有亦不執無告子之學所謂冥頑

乃禪宗之所呵謂之外道若非想非非想者耶然總之不可以用世孟子既言不動心恐學者之流入于此也故辨之何慙人曰異端亦有妙處惟一槩禁絕若干作用中出其定力自不能如其蚤得亦不肯爲其真空也王玠右曰嘗見異端之學以才智人入其中皆欣然而不肯復出彼蓋實有精奇之處可以自樂也若竟斥其無當安能服之推高其學而明其不可應物方爲折中大正之論看當年一時名士皆是此一副議論已皈依乞命矣國安得不亾世安得不亂耶此與王何嵇阮之壞晉同爲千古之鑑秀才家正不可視爲空言無妨亂道也且有謂異端專能治心而不可應世聖賢專爲應世而治氣與治心則與彼同妙推高異學之治心猶可言也說壞聖人之治心治氣不可言也夫惟聖人爲專能治心耳聖人之治心以格致誠正修爲治使心合乎一而齊治平之道自出其中此謂知其心存其本而未無不該合內外之道也異端之不可治世正爲不知心不能存其本故未不可通如其本是豈有絕末之理若但謂其

不能應世彼其謂神通普度以帝王身宰官身將軍女子身皆可說法非頑空無作用矣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儒同處伊川曰本領不是一齊差却秀才自不曉得聖人本領妄謂吾儒之勝異端只在能治家國天下故勢不能冲淡寂寞以求最上之高妙是將本讓異端而自處于末以求勝其不為魔鬼所侮者幾何夫治心應世體用一原如其言則已判而為二判而為二則所謂應世者已不關本體而自流于功利則儒者之道遠出二氏下矣安能不皈依乞命哉

四子書開卷便說明新未聞格致誠正修屬一種人齊治平屬一種人呼金溪曰爾擔了明明德去呼永康曰爾擔了新民去豈不令人噴飯

述陳臥子云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于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為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為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觀臥子此語可知一時士大

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于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人皆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異端之所以不可平天下者正其不明于性命之學也學者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下而又冒儒以闢也適張之皦而已

自有天地以來卽有仁義之性明仁義于己便爲誠正修推仁義于人便爲齊治平本是一串天下無推仁義於人而不由於己者亦無明仁義于己而不能推於人者儒者惟是知性故內外合一異學不知性故不能推說者謂佛氏亦言明心見性試問他性是何物果然見得性中仁義如何先把父子之仁君臣之義絕了

今人動云佛氏亦勸人爲善陽明亦教人爲聖人然則墨子一書亦言修身尚賢以治國平天下同是堯舜同非桀紂韓退之且惑其說矣何以孟子獨斷個無父禽獸之極罪乎故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曾分明纔不分明便身入于邪慝而不自知也

佛氏之勸人爲善非儒者之所謂爲善也陽明教人爲聖人非孔孟之所謂聖人也墨子治國平天下非明明德於天下之治平也將是非一辨真假自無躲閃推之而孝弟忠信有是非仁義禮智亦有是非人而知此鄉■不可以亂德矣

凡邪教密傳非大道之公故必以衣鉢源流爲證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不必有所付授爲支派也其揆果一則千歲千里若合符節所言所行天下後世皆可共質如其不然雖親依賢者門牆於此事無毫釐交涉也

只見得妙明圓淨本體如如不動便是超出三界此和尚之不與與聖人毫無干涉和尚反面止與貪癡沉溺者爭較聖凡不知此正與貪癡同胎共命處聖

人反面却正與英雄畸士及和尚等見識爭較是非耳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天也道也故其不與皆敬畏外此而言不與皆心也心不與却是無忌憚

舜禹不與言其若固有之不以崇高富貴置諸胸中耳其時正有許多憂勤惕厲在不與之至正與之至也和尙之不與打滅事理只守得一個空空之心何足與聖人之不與較論正反面哉

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精于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萬曆間高顧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至于性命精微之論仍無能出于其上而直破其非

救之以風節救一時也救之以議論救萬世也然風節之救更亟於議論之救高顧之功顧可少哉高顧諸公性命精微之論無能出于其上然有時而反若述之者涇陽先生曰耳之爲物本自聰只依他去聽目之爲物本自明只依他去視此致良

知之宗旨也豈亦爲所溺歟
鳶飛魚躍卽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
悟語乃翠竹真如黃花般若耳與聖道天懸地隔實
理流行上下克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源在喫緊爲
人與必有事焉同叅不是兩重公案也
其禪理見實亦虛儒理見虛亦實

昔僧總問人無入不自得是得個甚亦是周程教人
尋孔顏樂處之意偷取聖賢言語改頭換面攬人機
鋒以愚世人然一時被問遂無答者豈不反爲所笑
吾當代爲之答曰凡人處事接物處處當理便自然
有個自得處

禪家借聖言鬪禪機儒家亦擬以禪語答之未有
不爲所擲掄者莫若卽以儒理答之爾自禪我自
儒山鬼伎倆遂無所施矣

余嘗謂僧曰汝等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
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僧愕然曰何謂也曰善
知識高坐僧俗禮拜于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
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

門者兄弟徧叅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
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
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
之理卽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此意朱子已言之矣曰佛氏雖滅人倫然自是逃
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師爲父長者謂之師兄少
者謂之師弟但只護得個假底
歐陽子本論謂當修其本以勝之意豈不善然孟子
却云不熄則不著蓋使楊墨之說尚存則雖欲修本
其道無由也故爲聖人之學者必先闢佛老思返三
代之治者必先去僧尼歐陽却倒說了

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是要先去
其害道者也又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則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愚謂必待闢盡佛
老而後爲聖學聖學何時而明史冊亦有汰盡僧
尼而究不能復三代之治莫若修其本而不求勝
我自盡其閑道闢邪之力而邪說之熄不熄一聽
乎氣數使絕學之繼承有人而議論存諸千古是

卽先聖先賢所相望于後世而大慰者也

老莊未嘗得志而害晉佛氏未嘗用世而害漢唐以後世界異端之害政事不必其人見用也嘉靖以後學士大夫無不惑于邪說至以其說入于文字觀者喜其新奇耳然不覺已生于心矣塗炭陸沉非其明驗耶

作心害事作事害政此等禍機不覺流注而成君子之立說無所苟而已

附

魏莊渠先生曰釋氏厭人欲之幻并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孺子入井怵惕之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烏乎可

唐荆川先生曰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佛之說竄入于吾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

先生謂釋氏自取佛之說而竄入于吾儒耳乃至有儒者竊佛之說而以竄入六經孔氏也其謂之何

高忠憲公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紀綱世界只是非
二字
顧涇陽先生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
惡的註脚試看理是恁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
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
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又曰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
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
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
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
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着無
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
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
得沒些子剩都是這個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
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郝京山先生曰佛氏六觀火宅急救之方學人喜其
捷徑并世上倫物都拋作寒灰死火流害何可言
又曰日用間眼前多少欠缺却說六合外無量世界

此浮屠爲愚人排遣法耳然鹵莽滅裂實自此始聖
教不越人倫庶物縱使世界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
干人只了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
矣何若定要小他畢竟何曾小得

此浮屠爲愚人排遣法耳然鹵莽滅裂實自此始聖教不越人倫庶物縱使世界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干人只了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矣何若定要小他畢竟何曾小得

